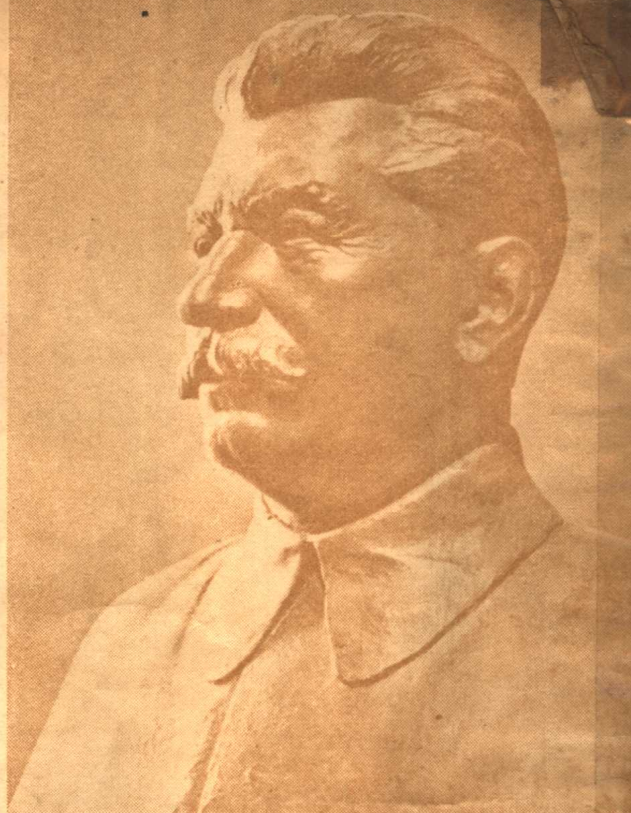


Л. Гамин.

КОРОТКО
О ПАРТИЙНЫХ
РАЗНОГЛАСИЯХ



著 林 大 斯

歧分見意的內黨論略

社 放 解

著 林 大 斯

歧分見意的內黨論略

社 放 解

略論黨內的意見分歧

著者 斯大林

譯者 曹葆華·張企

出版者 解放社

發行者 新華書店

一九五〇年四月出版
(三南濟)冊千三

譯企 張・華葆曹

本定價：2.10

目 錄

略論黨內的意見分歧	一頁
答『社會民主黨人』報	二頁
簡要註釋	六頁
譯後	八頁

略論黨內的意見分歧〔註〕

「社會民主黨是工人運動

與社會主義底結合」。

K·考茨基

我們的『孟什維克』真是太討厭了！我說的是梯弗里斯的『孟什維克』。他們聽說黨內有意見分歧，就老是唱這個調子：不管你高興不高興，我們隨時隨地總要講意見分歧，不管你高興不高興，我們不論何處總要罵『多數派』！所以他們就拚命地罵，好像是瘋子一樣。在一切十字路口，不論在自己人或外人中間，總之，不管在什麼地方，他們都同樣地叫嚷起來：要警惕『多數派』呀，他們都是外人，

不可靠的人呀！他們不滿意於『通常的』活動場所，還把『問題』搬到合法的文獻中去，於是再次地向世界表明自己的……討厭。

『多數派』到底有什麼罪過呢？我們的『少數派』爲什麼這樣『生氣』呢？

我們來看一看歷史吧。

『多數派』與『少數派』最初產生於第二次黨代表大會上（一九〇三年）。在這次代表大會上，我們零散的力量本來應當統一起來成爲一個統一的強大的黨。我們，黨的工作者，對這次代表大會曾經寄予巨大的希望。終於來了！——我們會經歡呼道，——我們要等到統一起來成爲一個統一的黨，我們得到按照統一計劃行動的可能！……自然，我們在此以前也行動過，可是我們的行動却是分散的與無組織的。自然，我們在此以前也企圖統一起來，——正是爲了這點我們才召開了第一次黨代表大會（一八九八年），——甚至似乎也『統一』起來了，然而這個統一只

是存在於口頭上：黨仍然是分割成各個集團，力量仍然是分散的，需要統一起來。所以，第二次黨代表大會本來應當集合零散的力量，把它們團結在一起。我們本來應當建立一個統一的黨。

但是事實上我們看到了：我們的希望在某種程度上是過早了的。代表大會不能給我們一個統一的不可分割的黨，它只奠定了這樣的黨底基礎。然而代表大會向我們顯然地表明了：黨內存在着兩派：火星報（是指舊火星報）（註二）派及其反對派。因此，代表大會分成了兩部分：『多數派』與『少數派』。前者歸附火星報派並團結在其周圍；後者則是火星報底反對者，採取了反對的立場。

這樣，火星報變成了黨的『多數派』底旗幟，而火星報底立場則成爲『多數派』底立場。

火星報走的是什麼道路呢？它保衛的是什麼東西呢？

要了解這點，必須知道它是在什麼條件下出現於歷史舞台上。

火星報於一九〇〇年十二月開始出版。在這個時候，俄國工業已經開始了危

機。工業的繁榮，被伴隨以一系列的職工罷工（一八九六——九八年），逐漸地爲危機所代替。危機一天天地尖銳化，成爲了職工罷工的阻礙。雖然如此，工人運動却給自己鋪平了道路，向前邁進：各個小川匯成了一條洪流，運動具有了階級的色彩，逐漸地走上了政治鬥爭底道路。工人運動以驚人的速度增長起來。……只是看不到先進的部隊，社會民主黨，它會把社會主義意識灌輸到工人運動中去，會使工人運動與社會主義結合起來，因此會賦予無產階級鬥爭以社會民主主義的性質。當時的『社會民主黨人』（他們叫作『經濟主義者』）幹了些什麼呢？他們讚揚自發運動，滿不在意地再三重複說：社會主義意識對於工人運動並不是如此地必要，工人運動本來就能很好地達到自己的目的，問題底實質是在運動本身。運動就是一切，而意識却是小事。沒有社會主義的運動——這就是他們所力求達到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俄國社會民主黨底使命究竟在什麼地方呢？它應當是自發運

- 社會民主黨是無產階級底先進部隊。任何社會民主主義者戰士，不論他是工人或知識分子，都參加到這個部隊中去。

動底馴服的工具，——他們斷言道。我們的事業不是把社會主義意識灌輸到工人運動中去，我們的事業不是領導這個運動，——這未免是一種徒勞的強制，我們的義務只是聽從運動，確切地記錄社會生活中所發生的東西，——我們應當做自發運動底尾巴。一句話，社會民主黨被描繪為運動中多餘的負擔。

誰不承認社會民主主義，誰也就不應當承認社會民主黨。正因為如此，所以

● 我們的社會民主黨人報（註三）簡直是着了『批判』的迷（見第一期，『多數派還是少數派？』），可是我應當指出：它描述『經濟主義者』與『工人事業派』底特徵是不正確的（他們互相是有一點不同的）。問題不是在於他們『蔑視政治問題』，而是在於他們做運動底尾巴並重複運動所提示給他們的東西。曾經有這樣的時期，儘是發生罷工。那時候他們鼓吹經濟鬥爭。示威遊行的時候到來了（一九〇一年），大家流血了，感到失望了，工人就採用恐怖手段，認為這個會把他們從暴君統治下拯救出來。於是『經濟主義者』——『工人事業派』也加入了這個總的合唱並且儼然有介事地聲明道：是訴諸恐怖手段的時候了，向監獄進攻吧，釋放同志們和其他等等（見歷史的轉變，『工人事業雜誌』（註四））。由此可見，這決不是說他們『蔑視政治問題』。作者是從馬爾丁諾夫那裏借來了自己的『批判』，然而他要是研究了歷史，那就會更有益了。

『經濟主義者』這樣頑固地再三重複說：無產階級政黨在俄國的存在是不可能的。讓自由主義者們去從事政治鬥爭吧，這對他們更適合些，——他們說。而我們，社會民主黨人幹什麼呢？我們應當像從前一樣以個別小組的形式存在，孤立地行動，各在自己的角落裏。

不是黨，而是小組呀！——他們說。

這樣，一方面，工人運動增長了，它需要先進的領導部隊，另一方面，『經濟主義者』所代表的『社會民主黨』不去領導運動，否定了自身，作了運動底尾巴。必須當衆發表這個思想：沒有社會主義的自發工人運動，就是在黑暗中的徘徊，這種徘徊如果有一天也能達到目的，那末誰知道是在什麼時候並且要付出什麼痛苦的代價；社會主義意識因此對於工人運動有着很大的意義。

同樣也必須說：這個意識底代表人物，社會民主黨，必須把社會主義意識灌輸到工人運動中去，始終領導運動，而不是從旁觀看自發的工人運動，不是做它的尾巴。

同樣也必須發表這個思想：俄國社會民主黨直接任務，就是集合無產階級底各個先進部隊，把它們團結成一個統一的黨，於是從此一下結束了黨內的分散狀態。

火星報所着手製定的正是這些任務。

請看它在自己綱領性的文章中所說的話（見火星報，第一期）：『社會民主黨是工人運動與社會主義底結合』（註五），這就是說，沒有社會主義的運動，或站在運動旁邊的社會主義，乃是不良的現象，社會民主黨必須與之作鬥爭。可是因為『經濟主義者——工人事業派』崇拜自發運動，因為他們貶低了社會主義底意義，所以火星報就指出道：『與社會民主黨分離開了的工人運動，會縮小起來，而且必然會陷入資產階級泥坑』。因此，社會民主黨底責任就是『給這個運動指出它的終極目的，指出它的政治任務，保護它在政治上與思想上的獨立性』。

俄國社會民主黨負有什麼責任呢？『由此自然而然的就產生這個任務，——火星報繼續道，——而俄國社會民主黨底使命就是實現這個任務：把社會主義思想與

政治自覺灌輸到無產階級羣衆中去，組織一個與自發工人的運動不可分離的革命黨，——這就是說，它應當始終領導運動，它最首要的任務是把工人運動中的社會民主力量團結成一個統一的黨。

火星報編輯部●就是這樣地論證自己的綱領。

火星報是否實現了這個出色的綱領呢？

大家知道，它是如何全心全意地實現了這些極重要的思想。第二次黨代表大會明顯地給我們證明了這點，它以三十五票多數承認火星報是黨底中央機關報。

此後，當其他可憐的馬克思主義者開始『叱責』舊火星報時，豈不是可笑嗎？請看孟什維克的社會民主黨人報關於火星報所寫的東西：

『它（火星報）應當分析「經濟主義」底思想，摺斥虛妄的觀點，採取真實的觀點，並把「經濟主義」納入新的軌道中。……然而事實並不是如此。反對「經濟

●當時火星報編輯部是由下列六人組成的：普列漢諾夫、阿克雪里羅得、查蘇利奇、馬爾托夫、斯塔羅維爾（註六）與列寧。

主義」的鬥爭引起了另一個極端——輕視經濟鬥爭，對它採取鄙棄的態度，承認政治鬥爭具有首要的意義。沒有經濟的（應當是：「沒有經濟學的」）政治——這就是新傾向」（見社會民主黨人報，第一期，『多數派還是少數派？』）。

但是可敬的『批判家』，這一切究竟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什麼國家中發生過呢？普列漢諾夫、阿克雪里羅得、查蘇利奇、馬爾托夫、斯塔羅維爾，幹了些什麼呢？爲什麼他們沒有把火星報引導到『真理』底路上去呢？難道他們不是在編輯部中佔大多數嗎？您自己至今一直在什麼地方呢？最可敬的『批判家』，您爲什麼不警告第二次黨代表大會說：它當時是不應該承認火星報爲中央機關報。

但是，我們去開『批判家』吧。

問題是在於：火星報正確地看出了『迫切的問題』，恰好走了我在上面所說的道路，並且全心全意地實行了自己的綱領。

列寧在其出色的著作做什麼？中則更加明確和有說服性地表現了火星報底立場。

我們來談談這本書吧。

『經濟主義者』崇拜自發的工人運動，可是誰不知道：自發運動就是沒有社會主義的運動，『就是工聯主義』^①，而工聯主義是不願看見資本主義範圍外的任何東西的。誰不知道：沒有社會主義的工人運動，就是在資本主義圈子裏踏步不前，在私有制周圍徘徊，如果這種徘徊有一天也會達到社會革命，那末誰知道是在什麼時候並且要付出什麼痛苦的代價。工人們是在最近的期間或是要經過一個長時間、是以輕易的方法或是以困難的方法進入『樂土』，這對於他們難道無關緊要嗎？顯然地，誰讚揚自發運動與崇拜自發運動，誰就——不管自己的意志如何——在社會主義與工人運動之間掘下一條鴻溝，誰就輕視社會主義思想體系底意義，誰就把它趕出生活之外，並且——不管自己的意志如何——使工人受資產階級思想體系支配，因為他不懂得：『社會民主黨是工人運動與社會主義底結合』^②；『對工人運動底自

① 列寧：『做什麼？』，第二八頁。

② 考茨基：『愛爾福特綱領』，中央委員會出版，第九四頁。

發性的任何崇拜，對「覺悟分子」底作用、即對社會民主黨底作用的任何輕視，因而都是——不管輕視者自己願意與否——加強資產階級思想體系對工人的影響」。

我們且更詳細地說明吧。在我們的時代可能存在的只有兩種思想體系：資產階級思想體系與社會主義思想體系。它們之間的區別就是在於：前者，即資產階級思想體系，較之後者要古老得多，流行更廣泛得多，在生活中更根深蒂固得多；不論在自己的與陌生的環境中，到處你都可以碰到資產階級的觀點，至於社會主義的思想體系只不過走了最初的幾步，它只不過在給自己開闢道路而已。不用說，如果講到思想傳播，那末資產階級的思想體系，即工聯主義的意識，較之只走了最初幾步的社會主義思想體系是容易傳播得多，並且囊括自發的工人運動更廣闊得多。這點之所以正確，尤其是因為自發運動——沒有社會主義的運動——本來就『正是趨向於使自己受資產階級思想體系支配』。而受資產階級思想體系支配，就是排斥

● 列寧：『做什麼？』，第二六頁。